

# N<sub>1</sub>V+N<sub>2</sub>动名定中复合词的内部形义关联与能产性

赵凯璠, 孟 凯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中文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本文基于物性结构理论系统考察了汉语N<sub>1</sub>V+N<sub>2</sub>动名定中复合词的内部形义关联:N<sub>1</sub>V<sub>状中</sub>因其所构复合词具有修饰层级性,可充当形式、功用、施成、行为多种物性角色;N<sub>1</sub>V<sub>主谓</sub>受其事件陈述性和语义自足性的影响,多充当形式和功用角色;N<sub>1</sub>V<sub>宾动</sub>因语序非典型性制约与功用义固化,主要充当功用角色。N<sub>1</sub>V+N<sub>2</sub>复合词整体和内部的能产性受不同结构双音N<sub>1</sub>V的能产性强弱、N<sub>1</sub>V的句法语义限制、汉语语序特点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复合词;动名定中;物性结构;形义关联;能产性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25)05-0094-06

从定语成分的语法性质来看,[2+1]定中复合词有名名、动名和形名三种形类组配模式。与名名和形名组合体现“静态属性特征”不同,动名复合词提取了中心成分的“动态属性特征”<sup>[1]</sup>,因此其定语成分的结构类型和语义角色也相对复杂。何文秀<sup>[2]</sup>、孟凯<sup>[3]</sup>的统计显示,在[2+1]动名定中复合词中,充当定语成分的双音组合,除了“传送带”(以下划线标示三音词中的定语成分)中“传送”这样的联合式纯动素外,以动宾结构居多。与动宾结构(大多为VN,如“更衣室”)相比,以NV为定语成分的复合词在数量上似乎不占优势。但不同于动宾VN的是,NV的结构类型较多,包括状中结构(如“刀削面”)、主谓结构(如“洪泛区”)、宾动结构(如“雨刮器”)。那么,为什么结构类型丰富的NV所构三音定中复合词的数量却不多?不同结构NV作定语成分组构定中复合词的能产性如何?

回答关于能产性的问题需要深入每一类复

合词内部进行观察,精确还原词内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和限制条件。为了对与N<sub>1</sub>V结构有差异的N<sub>1</sub>V+N<sub>2</sub>动名定中复合词的语义结构进行一致化分析,本文将运用生成词库理论的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sup>[4]</sup>来研究N<sub>1</sub>V与N<sub>2</sub>的语义关系,一方面定中复合词是以名词性成分为中心的向心结构,对其语义结构的分析理应站在中心成分N<sub>2</sub>的视角考察定语成分N<sub>1</sub>V的语义角色;另一方面物性结构可以将N<sub>1</sub>V和N<sub>2</sub>的语义关系结构化和概括化,有助于系统揭示形义关系。孟凯<sup>[5]</sup>指出,[2+1]动名定中复合词中,V<sub>双</sub>更多充当N<sub>单</sub>的功用角色,并且以联合式和动宾式为主。那么,聚焦到V<sub>双</sub>中结构类型丰富的N<sub>1</sub>V,其与中心成分N<sub>2</sub>的语义关系是否仍以功用关系为主?N<sub>1</sub>V的结构类型与N<sub>1</sub>V和N<sub>2</sub>的语义关系是否具有关联倾向?不同结构类型N<sub>1</sub>V所构定中复合词的能产性又有什么差异?这些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收稿日期:**2025-03-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国际中文教育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研究”(22JJD740014);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汉语前后双缀词法构式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4YCX141)

**作者简介:**赵凯璠(1998—),女,河北邯郸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词汇语义学研究。

**引用格式:**赵凯璠,孟凯.N<sub>1</sub>V+N<sub>2</sub>动名定中复合词的内部形义关联与能产性[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7(5):94-99.

## 一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及其语义结构的判定

### (一)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的判定

本文检索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文简称《现汉》)[6]、《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第2版)[7]、《汉语新词语词典(2000—2020)》[8]等词典, 综合考虑语义、韵律和语法性质三个因素来选取和判定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语义主要关涉语素义, 如“公信力”中的  $N_1$ “公”是名词性的“公众”义, 而“公~~诉~~人”中的“公”是与“私”相对的形容词性的, 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韵律是在意义的基础上判断的, 如据《现汉》, “鬼剃头”是“斑秃”这种皮肤病的俗称, 整体转指“鬼剃头”这个事件带来的结果, 韵律模式为[1+1+1], 并非本文的研究对象; 而“鬼画符”比喻“随意涂抹、潦草难认的字迹”, 即“像鬼画的符”是[2+1]定中结构。语法性质上,  $N_1V$  应是动词性的, 如“日记账”指按日期记载的账目,  $N_1V$  是状中结构的动词性成分; “笔记本”是用来做笔记的本子,  $N_1V$ “笔记”是名词性的, 因此不纳入研究范围。还有一类被排除的是“汽化器、汽化热”等“ $N_1$ 化+ $N_2$ ”类复合词, 因为其中的“化”不再是表示变化的动词性成分, 而是作为词缀与  $N_1$  构成附加式, 该类复合词也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将“自 $V+N_2$ ”(如“自变量、自动炮”)也收入研究范围, 这是因为表示人称代词“自己”的“自”主要起到代名词的作用, 尤其是在复合词中与名词性成分的语法性质和功能十分相似, “自 $V$ ”是较典型的主谓结构, 并且,  $N_1V$  还有“手动、电动”这样与“自动”相对的表达, 将“自 $V+N_2$ ”便于对有聚合关系的复合词进行统一观察。另外, 学界对“雨刮器”类复合词定语成分  $NV$  的结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 主要观点有动宾倒置式[9]、动宾式[10]和主谓式[11], 本文将这类  $NV$  区别于主谓结构单独列出并认为是“宾动”, 是因为其与常规的主谓  $NV$  或动宾  $VN$  在形式和语义上都有较大区别: 一是  $N$  为动作行为  $V$  的受事, 而非主谓结构中常见的施事或主事; 二是语义上  $N$  有凸显词义重点和中心成分功用对象的作用。

最终我们确定了 165 个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定语成分  $N_1V$  的结构类型, 本文将 165 个复合词分为  $N_1V_{\text{宾动}}+N_2$ 、 $N_1V_{\text{主谓}}+N_2$  和

$N_1V_{\text{参动}}+N_2$  三类。

### (二)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语义结构的判定

参考 Pustejovsky<sup>[12]</sup> 和袁毓林<sup>[13]</sup> 的物性结构体系, 并结合研究对象的语义特点,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主要表现为  $N_1V$  充当  $N_2$  的形式角色、功用角色、施成角色和行为角色四类。需要说明的是, 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三类参考 Pustejovsky 所提出的经典物性角色(还有构成角色, 本文研究对象中没有该角色), 行为角色参考袁毓林的分类体系。根据两个体系对这四种物性角色的界定, 每类物性角色与语义结构的判定标准如下:

1. 形式角色用于描写对象在更大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 包括方位、大小、形状、维度等。若  $N_1V$  在外在表现或类型属性上对  $N_2$  进行分类, 则其充当  $N_2$  的形式角色。如“国有股”的  $N_1V_{\text{主谓}}$  限定  $N_2$  的领属, “火烧云”的  $N_1V_{\text{状中}}$  描述  $N_2$  的外在表现特征, “现行法”的  $N_1V_{\text{状中}}$  凸显  $N_2$  的时间属性。

2. 功用角色描写的是物体的功能和用途。若  $N_1V$  说明  $N_2$  的功能或用途, 则其充当  $N_2$  的功用角色。如“人行道”的  $N_1V_{\text{主谓}}$  表示  $N_2$  是供人行走的, “内窥镜”的  $N_1V_{\text{宾动}}$  说明  $N_2$  的功能是能够深入体内观察情况, “雨刮器”的  $N_1V_{\text{宾动}}$  表示  $N_2$ “器”的功能是刮除雨水。

3. 施成角色用于描写事物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若  $N_1V$  描述  $N_2$  的产生或制作方式, 则其充当  $N_2$  的施成角色。产生方式是事物在外力或内在作用下出现的, 如“地震波、后遗症”; 制作方式是通过人的动作行为生产的, 如“刀削面、丝织品”。

4. 行为角色是名词所指事物的惯常性动作、行为、活动。区别于形式角色的外在表现, 行为角色表示  $N_2$  的惯常动作或行为, 一般只有有生事物才有行为角色。如“土拨鼠”的  $N_1V$  表示  $N_2$  的生物习性, “文抄公、夜游神”的  $N_1V$  则描写了某类人的惯常行为活动。

## 二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内部的形义关联倾向与 $N_1V$ 的制约作用

通过对 165 个复合词中  $N_1V$  的结构及其与  $N_2$  的语义关系进行逐一分析, 本文得到不同结构类型的  $N_1V$  与  $N_2$  的语义关系分布(表 1)。

表1 N<sub>1</sub>V的结构及其与N<sub>2</sub>的语义关系分布表

N <sub>1</sub> V的结构类型	N <sub>1</sub> V的物性角色	词例	数量(比重:%)	
状中	形式角色	袋鼠书、火烧云、季播剧、外逸层	29(17.6)	98 (59.4)
	功用角色	步行街、火疗店、内联网、外交团	31(18.8)	
	施成角色	村改居、火成岩、气生根、童养媳	36(21.8)	
	行为角色	夜游神、血吸虫	2(1.2)	
主谓	形式角色	公信力、国统区、尿崩症、自变量	16(9.7)	46 (27.9)
	功用角色	地动仪、干休所、马醉木、自拍杆	20(12.1)	
	施成角色	地震波、河漫滩、人造土、自留地	10(6.1)	
宾动	功用角色	电阻器、汽修厂、视保屏、雨刮器	19(11.5)	21 (12.7)
	行为角色	土拨鼠、文抄公	2(1.2)	
合计			165(100)	

由表1可知,N<sub>1</sub>V+N<sub>2</sub>动名定中复合词内部形式和语义的整体特征是:在构词数量上,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1</sub>V<sub>主谓</sub>>N<sub>1</sub>V<sub>宾动</sub>;在所构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上,N<sub>1</sub>V更多地充当N<sub>2</sub>的功用角色(70/42.4%),其次是施成角色(46/27.9%)、形式角色(45/27.3%),很少充当N<sub>2</sub>的行为角色(4/2.4%),这与宋作艳提出的“功用义处于核心地位”<sup>[14]</sup>和孟凯发现的“动<sub>双</sub>充当名<sub>单</sub>的功用角色”<sup>[15]</sup>的结论具有一致性。不过,不同结构类型N<sub>1</sub>V充当N<sub>2</sub>的物性角色不尽相同,我们分别分析。

(一)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2</sub>复合词内部的语义结构与N<sub>1</sub>V<sub>状中</sub>的制约作用

N<sub>1</sub>V<sub>状中</sub>构词数量最多,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2</sub>内部的语义结构也最丰富,N<sub>1</sub>V<sub>状中</sub>可以充当N<sub>2</sub>的形式、功用、施成、行为4种物性角色。N<sub>1</sub>V<sub>状中</sub>以动语素为核心,N<sub>1</sub>是修饰V的外围论元,包括时间、方所、工具、材料、方式等,N<sub>1</sub>V整体再充当N<sub>2</sub>的物性角色。所以,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2</sub>的次类十分丰富,例如:(1)N<sub>1</sub>时间V+N<sub>2</sub>的语义结构可以表达形式关系(如“间奏曲”和“前奏曲”因演奏时间不同而有不同命名)、功用关系(如“后备军、后备役”中的“后备”是N<sub>2</sub>的社会功用)、施成关系(如“后遗症、童养媳”)和行为关系(如“夜游神”);(2)N<sub>1</sub>方所V+N<sub>2</sub>中,N<sub>1</sub>V同样可以充当N<sub>2</sub>的形式角色(如“车载器、后罩房”)、功用角色(如“内窥镜、内聚力”)、施成角色(如“气生根、外来语”)和行为角色(如“血吸虫”);(3)N<sub>1</sub>材料/工具V+N<sub>2</sub>中,N<sub>1</sub>V多充当N<sub>2</sub>的施成角色,如“刀削面、粉连纸”,V具有使成义,N<sub>2</sub>表示V的结果,N<sub>1</sub>V也可以充当N<sub>2</sub>的形式角色(如“火

烧云”)和功用角色(如“脚踏车”);(4)N<sub>1</sub>方式V+N<sub>2</sub>中的N<sub>1</sub>V可以充当N<sub>2</sub>的功用角色(如“电动机”)、形式角色(如“肉搏战”)、施成角色(如“火成岩”)、行为角色(如“群租客”)。可见,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2</sub>复合词内部蕴含着丰富的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信息,而且N<sub>1</sub>V内部的论元结构与N<sub>1</sub>V充当N<sub>2</sub>的物性角色也有一定的倾向性对应关系,比较典型的现象是,N<sub>1</sub>材料/工具V+N<sub>2</sub>多表现为施成关系,这与张舒<sup>[16]</sup>对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2</sub>复合词语义结构的观察结果一致。

正因为N<sub>1</sub>V内部的论元结构类型较多,能够容纳多种类型的外围论元,N<sub>1</sub>对V的修饰和N<sub>1</sub>V对N<sub>2</sub>特征的凸显体现在时间、方所、工具、材料、方式等多个侧面,说明N<sub>1</sub>和V组配的状中结构具有较强的弹性,这为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2</sub>复合词中物性角色的多向容允提供了基础。因此,N<sub>1</sub>V<sub>状中</sub>+N<sub>2</sub>复合词内部的物性结构具有多样化倾向,突出体现在N<sub>1</sub>V<sub>状中</sub>充当N<sub>2</sub>的形式角色、功用角色、施成角色的复合词数量大体相当。

(二)N<sub>1</sub>V<sub>主谓</sub>+N<sub>2</sub>复合词内部的语义结构与N<sub>1</sub>V<sub>主谓</sub>的制约作用

N<sub>1</sub>V<sub>主谓</sub>可以充当N<sub>2</sub>的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参考朱彦<sup>[17]</sup>对主谓复合词中主语成分的语义角色划分,我们观察到,N<sub>1</sub>V<sub>主谓</sub>内部的N<sub>1</sub>是V的施事论元(如“鬼画符”)、主事论元(如“河漫滩”)或领事论元(如“国有股”)。充当形式角色时,N<sub>1</sub>V<sub>主谓</sub>通过事件或现象来描述N<sub>2</sub>的区别性特征,如“尿崩症、脑残症、自闭症”等是根据表现对病症的分类;充当功用角色时,N<sub>1</sub>V<sub>主谓</sub>指向N<sub>2</sub>的功能或用途,如

“马醉木”指植物 $N_2$ 具有使“牛马误食后发生醉态”的功能,“人行道”中的“道”是用来供人步行的;充当施成角色的 $N_1V_{主谓}$ 是 $N_2$ 产生的原因或方式,如“河漫滩”中的“滩”是“河漫”的结果,“人造革”指的是“人造”这个行为产生的“类似皮革的塑料制品”。

与 $N_1V_{状中}$ 构成的复合词相比, $N_1V_{主谓}$ 更倾向于充当 $N_2$ 的形式角色和功用角色,较少充当施成角色,基本无法充当行为角色原因在于,主谓结构具有更强的事件陈述性和语义自足性。具体而言, $N_1V$ 表施成一般要求 $V$ 具有制作义(如“造”)或使成义(如“成”),但是,充当施成角色的 $N_1V_{主谓}$ 更多的是引发 $N_2$ 的一个完整事件, $V$ 一般为不及物性的,如“地震波、堰塞湖”。此外,由于在主谓结构中 $N_1$ 是动作行为 $V$ 的主体,所以 $N_2$ 几乎不可能是 $V$ 的动作发出者, $N_1V_{主谓}$ 也就无法充当 $N_2$ 的行为角色。

(三) $N_1V_{宾动}+N_2$ 复合词内部的语义结构与 $N_1V_{宾动}$ 的制约作用

作为汉语中的非典型语序成分, $N_1V_{宾动}$ 几乎只充当 $N_2$ 的功用角色。从来源看, $N_1V_{宾动}+N_2$ 复合词有两类:一类是更长音节结构(多为五音节)的缩略形式,如“金交所”是“黄金交易所”的简称,“职介所”指的是“职业介绍所”,此类在 $N_1V_{宾动}+N_2$ 中占多数;另一类是双音 $N_1V_{宾动}$ 与 $N_2$ 直接构成三音复合词,没有对应的更长音节结构,如“雨刮器、后视镜”。

宋作艳<sup>[18]</sup>将 $N_1VN_2$ 型复合词的语义结构概括为[功用对象/结果+功用+事物],其主要功能是根据功用属性命名一类 $N_2$ 。也就是说, $N_1V$ 使 $V$ 的动作性减弱而指涉功用,以受事 $N_1$ 的前景化来凸显功用的载体,所以,在 $N_1V_{宾动}+N_2$ 中,定语成分 $N_1V$ 也就更倾向于充当 $N_2$ 的功用角色。至于个别表行为角色的 $N_1V_{宾动}$ 组构的 $N_1V_{宾动}+N_2$ 复合词(如“土拨鼠、文抄公”),本文认为是例外表达固化的结果,能产性极低。

综上,不同结构类型 $N_1V$ 及其与 $N_2$ 的物性关系存在关联, $N_1V$ 的结构类型对 $N_1V_{宾动}+N_2$ 复合词语义结构的丰富性和倾向性有较为明显的制约作用。

### 三 $N_1V+N_2$ 复合词的能产性

引言已述, $N_1V+N_2$ 复合词在能产性上不如 $VN_1+N_2$ ,深入 $N_1V+N_2$ 内部,表1显示各次类(即不同结构类型 $N_1V$ 的构词)的数量也有明显的能产性梯度,表

现为相邻两类之间大致呈现为两倍关系。基于上述事实,本节将结合前文的形义分析对 $N_1V+N_2$ 复合词整体及其内部次类的能产性进行探讨。

#### (一) $N_1V+N_2$ 复合词比 $VN_1+N_2$ 能产性弱

根据张舒<sup>[19]</sup>对《现汉》中动名定中复合词的统计, $VN_1_{动宾}+N_2$ 复合词数量(516例)远大于 $N_1V+N_2$ 复合词数量(101例),体现出动宾结构 $VN_1$ 作为定语成分的明显优势。虽然本文由于检索了多部新词语词典而在复合词数量上与张文有异,但 $VN_1_{动宾}+N_2$ 复合词远多于 $N_1V+N_2$ 复合词的结论是确定的。

双音动宾结构本身就非常能产,动宾结构中宾语成分的语义类型多样,除了比较典型的受事宾语,还有许多非受事宾语类动宾结构,这些动宾结构都能作为定语成分对中心成分进行修饰,如 $VN_1_{动宾}+N_2$ 中的 $N_1$ 可以是 $V$ 的受事(如“洗衣机”)、结果(如“造物主”)、役事(如“热水器”)、材料(如“镀锡铁”)、工具(如“跳伞塔”)、方所(如“航空兵”)、时间(如“隔夜茶”)、原因(如“避风港”)、目的(如“请假条”)等。相比之下, $N_1V$ 虽然结构类型较多,但 $N_1$ 与 $V$ 的语义关系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N_1V_{宾动}$ 本就是非典型语序,且多来自长音节的缩略, $N_1$ 与 $V$ 的动宾语义关系远不及 $VN_1$ 丰富,在使用上也不及动宾 $VN_1$ 自由; $N_1V_{主谓}$ 中的 $N_1$ 只是动作行为 $V$ 的主体, $N_1V$ 语义关系单一;尽管 $N_1V_{状中}$ 中 $N_1$ 和 $V$ 的语义关系也比较丰富,但 $N_1V_{状中}+N_2$ 这样双重修饰嵌套的结构在构造和识解上难度都要更大一些。

#### (二)不同类型 $N_1V+N_2$ 复合词的能产性

##### 1. $N_1V_{状中}+N_2$ 的能产性更强

表1已显示, $N_1V_{状中}+N_2$ 是 $N_1V+N_2$ 中最能产的类型,这与双音状中结构的能产性与其在复合词中形式和语义的特征有关。

首先,与双音节主谓、宾动相比,双音 $NV_{状中}$ 本身就比较能产,其有多种生成路径,包括双音结构词汇化(如“尘封”)、多音状中短语缩略(如“官宣”)、构词图式类推(如“网购、网租”)、仿译(如“下载”)等<sup>[20]</sup>,这为 $N_1V_{状中}$ 进入 $N_1V+N_2$ 复合词作定语成分并进行类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其次, $N_1$ 与 $V$ 之间多样的语义关系有助于不同 $NV_{状中}$ 修饰相同的名词性成分,如“棉织品—麻织品、火成岩—水成岩”,相同的 $NV_{状中}$ 也可以修饰不同的名词性成分,如“现成饭—现成话、中继线—中

继站、袋装菜—袋装书”。

再次,受“隐含—呈现”规律的制约,不少 $N_1$ 工具/方式 $V+N_2$ 都有对应的同义双音 $V+N_2$ 复合词,如“手提包—提包、刀剖面—剖面、手写稿—手稿、内窥镜—内镜”<sup>[21]</sup>,所以这些双音节词也是形成 $N_1V$ 状中 $+N_2$ 复合词的基础。

最后, $N_1V$ 状中在 $N_1V+N_2$ 复合词中作为定语成分时比较活跃,具有较强的能产性与 $N_1V$ 的功能游移相关:双音 $N_1V$ 状中的强黏附性和成组性使其具有较强的分类性,可以较好地体现出事物的区别特征,语法功能有向属性词游移的趋向,如“桶装—瓶装、毛纺—棉纺—麻纺”<sup>[22]</sup>,那么, $N_1V$ 状中作定语成分的 $N_1V+N_2$ 也就会随之增多。

## 2. $N_1V$ 主谓 $+N_2$ 的能产性较弱

表1中 $N_1V$ 主谓 $+N_2$ 复合词46例,与 $N_1V$ 状中 $+N_2$ 相比能产性较弱。从主谓双音词的形成来看,受到主谓结构句法独立性极强、主谓构词“动词成分不能是及物的;主语成分主要是无指的无生名词,在语义角色上是当事而不是施事;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不可控和非完成的特征”<sup>[23]</sup>等句法语义条件的限制,主谓复合词本身就非常不能产。从 $N_1V$ 主谓与 $N_2$ 的物性关系来看, $N_1V$ 主谓充当何种物性角色主要取决于 $N_2$ 的语义类。经统计,在46个 $N_1V$ 主谓 $+N_2$ 复合词内部,12个词的 $N_2$ 为自然物, $N_1V$ 主谓充当自然物 $N_2$ 物性角色的数量和比重依次为形式(8,66.7%)、施成(3,25%)、功用(1,8.3%),34个词的 $N_2$ 为人工物, $N_1V$ 主谓充当的物性角色依次是功用(19,55.9%)、施成角色(8,23.5%)、形式角色(7,20.6%)。也就是说,若 $N_2$ 是自然物, $N_1V$ 主谓多充当形式角色,如“电动势、光照度、脑残症、自闭症”;若 $N_2$ 是人工物, $N_1V$ 主谓多充当功用角色,如“车行道、头疼药、自鸣钟、眼动仪”,因为人工类较于自然类的最大区别就是增加了功能概念<sup>[24]</sup>。相比之下, $N_1V$ 状中 $+N_2$ 和 $N_1V$ 宾动 $+N_2$ 没有如此凸显的倾向性。因此,陈述事件和语义自足的 $N_1V$ 主谓所充当的物性角色是高度依赖 $N_2$ 的语义类别的,缺乏 $N_1V$ 状中与 $N_2$ 构词时所具有的较强的开放性、成组性与类推性。

可见,本身就不能产的主谓双音词较难在其基础上继续构造三音词。而且, $N_1V$ 主谓语义自足和陈述事件的特点使其作为一个事件整体与 $N_2$ 发生联系,修饰性不强,所以较少成为 $N_1V+N_2$ 复合词中的

定语成分。

## 3. $N_1V$ 宾动 $+N_2$ 的能产性受限

宾动结构是汉语作为SVO型语言中的非常规现象,可以看作有标记的动宾关系表达式,所以数量十分有限。不过,我们发现宾动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也具有一定的能产性。下文从生成方式和类推机制两方面来说明 $N_1V$ 宾动 $+N_2$ 复合词的能产性。

很多 $N_1V$ 宾动 $+N_2$ 复合词由多音节词语缩略而来,如“药监局”缩略自“药品监督管理局”,“声测仪”缩略自“声音测试仪”。学界对动宾倒置型多音节词语研究颇多,主要集中在韵律和结构的关系<sup>[25]</sup>、韵律和语义的关系<sup>[26]</sup>、生成机制等方面<sup>[27-28]</sup>。该类多音节词语比较能产已达成共识,所以缩略形成的 $N_1V$ 宾动 $+N_2$ 三音复合词也不少。但其能产性却受限,原因在于:动宾结构作定语成分是三音动名定中复合词的强势类型,多数多音节词语对应的三音词依然是 $VN_1$ 动宾 $+N_2$ (如“纸张粉碎机—碎纸机”),而缩略为 $N_1V+N_2$ 的多音节词语语域比较固定,主要出现于机构场所和科技产品中,如“车辆管理所—车管所、门禁控制器—门控器”。

由于语域(机构和科技)和语义结构(功用+场所/器物)的固化, $N_1V$ 宾动 $+N_2$ 复合词形成了一些较为常见的构词模式,从而可以类推产生新词,如“质管办—质管部—质管处、车管所—交管所—少管所、门控器—线控器—温控器”等,所以, $N_1V$ 宾动 $+N_2$ 复合词在特定语域内也具有一定的能产性。

## 四 结语

通过对165个[2+1]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的分析,本文探讨了由不同结构类型的定语成分 $N_1V$ 参构的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与能产性问题。研究表明,复合词中 $N_1V$ 状中、 $N_1V$ 主谓、 $N_1V$ 宾动三种不同的结构类型与其所充当 $N_2$ 的物性角色具有明显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从 $N_1V$ 自身的制约作用获得解释。 $N_1V$ 状中 $+N_2$ 复合词中, $N_1V$ 内部具有丰富的论元关系,这使得其所构复合词也有不同的层级修饰关系,因而 $N_1V$ 状中充当的物性角色最多; $N_1V$ 主谓具有较强的事件陈述性和语义自足性,更多充当形式角色和功用角色,其所构复合词内部的语义结构与 $N_2$ 的语义类型(自然/人造)关联性很强; $N_1V$ 宾动 $+N_2$ 复合词的语义结构更倾向于表达功用义,这类复合词多

为功能性命名,具有较强的语义固化特征。

结合上述形义关联倾向,本文解释了 $N_1V+N_2$ 复合词整体和内部的能产性:整体上看, $VN_1+N_2$ 复合词明显多于 $N_1V+N_2$ 复合词,这与动宾结构 $VN_1$ 的生成机制更简单、语义类型更丰富、更适于作定语成分的优势密切相关;在 $N_1V+N_2$ 内部,不同类型复合词表现出能产性梯度, $N_1V_{状中}+N_2$ 能产性更强得益于状中结构自身的能产性、丰富的语义类型和较强的分类功能; $N_1V_{主谓}+N_2$ 的能产性较弱是因为主谓结构本身具有较强的句法独立性,修饰功能相对较弱; $N_1V_{宾动}+N_2$ 虽然数量少,但在机构场所和科技产品等特定语域中也表现出一定的能产性。

$N_1V+N_2$ 是动名定中复合词中相对边缘的现象,但其内部存在丰富的结构类型和语义关系,本文对其形义关联和能产性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复合词内部成分形类、韵律、语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关系,复合词的形义匹配和能产性表现是多因素互动的结果。词汇系统是不断发展的,本研究的语料覆盖范围有限,或许未能全面反映 $N_1V+N_2$ 动名定中复合词及其下位次类的动态发展特征,诸如 $N_1V_{状中}+N_2$ 复合词能产性的边界在哪里,新词语中少数 $N_1V_{主谓}+N_2$ 复合词(如“猫抓盆”)的生成动因是什么, $N_1V_{宾动}+N_2$ 复合词及其源起的多音节词语(如“碎纸机—纸张粉碎机、门控器—门禁控制器、修车厂/汽修厂—汽车修理厂”)的对应与互动关系又该如何解释等问题,还可以作更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刘宗保.认知视野下汉语定中复合名词造词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180.
- [2]何文秀.2+1式三音词的构词和语义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1:23-24.
- [3]孟凯.复合词内部的成分形类、韵律、语义的匹配规则及其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3):93-103.
- [4]PUSTEJOVSKY J.The Generative Lexicon[M].Cambridge, MA:MIT Press,1995:61-86.
- [5]孟凯.复合词内部的成分形类、韵律、语义的匹配规则及其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3):93-103.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1800.
- [7]刘海润,亢世勇.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M].第2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1-491.

- [8]侯敏.汉语新词语词典(2000—202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1-786.
- [9]冯胜利.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J].语言科学,2004(3):12-20.
- [10]周韧.共性与个性下的汉语动宾饰名复合词研究[J].中国语文,2006(4):301-312+383.
- [11]张舒.现代汉语动名定中式复合词的构词与语义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21.
- [12]PUSTEJOVSKY J.The Generative Lexicon[M].Cambridge, MA:MIT Press,1995:61-86.
- [13]袁毓林.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J].当代语言学,2014(1):31-48+125.
- [14]宋作艳.功用义对名词词义与构词的影响——兼论功用义的语言价值与语言学价值[J].中国语文,2016(1):44-57+127.
- [15]孟凯.复合词内部的成分形类、韵律、语义的匹配规则及其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3):93-103.
- [16]张舒.“ $N_1V+N_2$ ”定中式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与成分的隐现规则[J].汉语学报,2022(2):67-76.
- [17]朱彦.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7-61.
- [18]宋作艳.汉语 $N_1VN_2$ 型复合词的构式解读[J].中国语文,2023(5):531-547+638.
- [19]张舒.现代汉语动名定中式复合词的构词与语义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21:62.
- [20]何国锦.基于构式词法的汉语状中复合动词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23:25-30.
- [21]孟凯.从特殊对应看复合词法中韵律与语义的互动关系[J].汉语学习,2022(2):38-47.
- [22]张舒.“ $N_1V+N_2$ ”定中式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与成分的隐现规则[J].汉语学报,2022(2):67-76.
- [23]董秀芳.主谓式复合词成词的条件限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S4):303-307.
- [24]PUSTEJOVSKY J. Type Theory and Lexical Decomposition [J].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2006(1):39-67.
- [25]何元建.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J].当代语言学,2004(3):223-235+285.
- [26]应学风.松紧象似原则与动宾饰名复合词[J].世界汉语教学,2021,35(1):28-42.
- [27]程工,周光磊.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下的汉语动宾复合词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2):163-175+319.
- [28]施春宏.合成复合词系统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语体语法的视角[J].中国语言学报,2022(3):667-702.

【责任编辑 王 涛】